

■达人榜

田田，“85后”央音副教授

□周晓方

那天，音乐人田奉浩老师与我聊天时，提到了他的儿子田田，我对这个独特的名字感到好奇，便问其含义，田老师笑称，名字来自一首汉乐府民歌“江南可采莲，荷叶何田田”，加之小时候孩子爱写爱画，爱画房子上带格子的窗户，特别喜欢听故事。取这个名字，也寄托了父亲的希望：像繁茂的荷叶那样茁壮成长，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中陶冶情操。

田田1987年生于青岛阳信路。阳信路，地处市北老城区，与前海一带靓丽的风光相比，似乎稍显逊色，但就是这样一条不起眼的小路，百余年来，走出了好几位蜚声中外乐坛的音乐名人，如王重生、王绍麟、李传韵等，更有这位田田博士，他现在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副教授。

田田的父亲出身军旅，酷爱音乐，虽曾赴上海音乐学院求学，但在特殊年代，其梦想无法实现。但有这样一位父亲，儿子无疑受益匪浅，从小就跟随父亲学音乐。父亲在给他锻造技术的同时，也有意识地通过引导孩子读书等方式打磨其心智，逐渐引领他走进音乐王国。正因为田田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储备，并有了较为全面的艺术观念，所以2006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时，已能够很好地适应专业学习。

与诸多从艺校走出去的青岛音乐人不同，田田仅仅在普通中学就读，而且，他也迥异于那些仅在音乐上有特长而文化课不扎实的艺考生，他很小就喜欢读书，文学、历史、人文，涉猎广泛。读书，为他的音乐之路铺就了厚重的人文底蕴，开拓了他的视野。音乐是现实世界的观照和反射，作为作曲家，不熟悉文学艺术的多个维度和层面，不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别进行比较却能创作出极具张力、有生命力的作品，是不可想象的。可以说，读书多了，学生对所学专业专业的理解就能上一个大台阶，进行艺术创作时的境界就大不一样。当下不少艺考生的家长忽视了，艺术作品其实都是作者精神境界的体现。精神境界的高低决定了作品水平的高低。艺术家精神境界的造化都是靠文化修养，也就是读书的积累实现的。

田田读古典名篇，读现代诗佳作，也读城市人文。他读进去，又走出来，并善于用音符予以表现和阐释，他透过管弦乐、交响诗、室内歌剧、舞剧的形式，形成跨文化、跨艺术类别的多元创作理念。他读书，不仅带来灵感，也为创作提供

了素材，创作出富有人文意蕴的多种题材的作品。例如，他创作的室内歌剧《三棱镜》的灵感素材都来自日本漫画家不二雄的作品；古筝协奏曲《青灯梦影》与交响诗《敲响的八月》分别营造了诗人北岛诗歌中的意境；三重奏《夜雪独白》则以颇带冷色的音响咏叹出诗人木心的告白：“我是一个黑夜中大雪纷飞的人啊”。

音乐人的心思是缜密的，生活的细节和瞬间的塑造，可以凸显一个作曲家与众不同的特性。与那些叙事宏大且有永恒主题的作品不同，田田十分注意刻画纤细而易逝的瞬间之美，有时，这种瞬间美被赋予了他更多的主观情感色彩。比如，被列为“新时代中国原创音乐作品”系列13部作品之一的混合室内乐作品《秋夜夜咏》，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，以音响表达着昙花在夜晚从绽放到衰败这一短暂的生命周期，他以写意山水一般的手法塑造出傲立枝头绽放之美的昙花形象，映射出观其多变、复杂的心绪，而民族室内乐《远山的献诗》则饱含着他对圣山高耸、日光倾洒景象的复杂情感。

正如任何艺术作品都有个性一样，音乐作品也不例外，作为作曲家，其个性无不表现在所创作的作品当中，作曲家的人生阅历，尤其是他所阅读的读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观念、理念，往往会通过音乐语言表达出来。田田认为，他在创作中常常会想象出文学作品的场景，当然这种想象并没有具体的时间、人物、场景等要素，而是高于现实、超越现实的。他读木心的《遗狂篇》，木心把自己分成好几个维度，纵贯古今和中外，并表示“我觉得人只有一生是很寒伧的，如果能二生三生同时进行那多好，于是兴起‘分身’‘化身’的欲望”。于是田田想，当代音乐创作也应该有这种多维度的解释，作曲家需要有不同的自我。此外，他还以独特视角诠释红色题材，如再现延安风土人情的民族室内乐《延安随想》，就具有浓郁的中国韵味。他还为交响乐队创作一首《历程的献词》，表达对古城苏州悠久历史的怀想。

人们在欣赏田田作品时，通常会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对人性的表达，田田多次强调那种个体面对世界所产生的孤独、深沉的思绪。他用音符和旋律精心构筑的线条与和声色彩，往往散发着细腻如发的人文音乐家气质。

田田在与学生探讨音乐创作话题时认为，



田田博士

40年来，中国的当代音乐创作，在内容的深度上已在逐渐提升，而且他并不觉得比某些西方所谓的主流现代音乐要逊色。甚至在思想层面与立意高度上，中国音乐比西方还要略胜一筹。与此相对应的是，在国际交流问题上，西方对我们的认知还有些偏狭。如果西方继续以这样的视角来看中国当代音乐创作是不对等的。可喜的是，情形正在发生变化。

在谈到当代音乐这个话题时，他觉得当代音乐需要不断被演绎，不断被阐述。因为在演绎和阐释的过程中，通过不同演奏家的呈现，经典会被确立。当然，当代音乐，特别是中国的当代音乐的选题、诠释、演绎、分析等还在路上，依旧需要几代人去作出不懈努力。

有评论者认为，田田总是在两种极端的音乐语汇中寻找一种微妙的平衡点，他通过搭建这个平衡点，从不断的变化中塑造出不同的音乐形象。传统与现代、西方与东方、民歌与经典、人与自然，无论是秋夜夜咏，还是斗转星

移，大千世界通过他的创作，都鲜活地展现出多姿多彩的韵律。对作曲家来说，如何将西方音乐的艺术遗产与东方悠远的传统文化相结合，是一个长期课题，田田说，“我觉得难点在于西方的技术很多、很杂，且并不完全适合东方的审美。西方音乐跟中国观众有些距离，尤其先锋派跟大众相距甚远，所以需要中和一下，这种中和要考验作曲者的观念，能否把自己的创作跟西方技术恰当结合，展现中国传统的审美和当代的审美，这是好几代人要思考的问题。”

田田2017年毕业于著名作曲家秦文琛教授的博士班，同年以优异成绩留校任教，现在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作曲技术理论教研室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，负责专业和声、共同课和声以及大学与附中的作曲主课教学。因为有深厚宽广的文化素养和扎实的专业基础，田田在众多国际作曲比赛中显示了出众的实力。2013年5月，经著名芬兰作曲家萨利亚霍担任评委主席的国际评委会评选，他创作的交响诗《敲响的八月》在北京现代音乐节交响乐大奖赛暨“第四届青年作曲家计划”上获得冠军。2016年9月，他的《乐队协奏曲》荣获由7位欧洲著名作曲家任评委的乔治·埃内斯库国际比赛大奖，取得了中国作曲家在该项目中获得的最高成绩。他所指导的学生亦在多项国际作曲比赛中斩获佳绩。他也是入选教育部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《专业和声》的团队成员之一。

谈到作曲在生活中的位置，田田说，“作曲已构成我思维方式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，是对未来心灵梦想的承载。这虽是件辛苦的事，但我无法想象，如果没有作曲的生活需如何面对和适应。”他坦言，“读书是我最大的享受，我愿意看书、看画，冥想比较多一点，是一个比较面向自我的一个人。我在青岛有很多朋友，和同学一起聊天，聊音乐之外的事情，也是我放松的方式。”

青岛作为知名的音乐之城，百余年来，为国内外乐坛输送过无数优秀的音乐人，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，而“85后”作曲家田田，如此年轻就创作出如此众多的优秀作品，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，确实令人感慨。人们有理由相信，未来，这位外表俊朗的偶像级作曲家将有更多的精品问世。

■360行

修鞋匠李秀现

□刘开明

青岛古田路碧瑶湾小区有个修鞋店，店主叫李秀现。这个来自沂蒙山区曾经的农民，在这一带修鞋已近20年。

李秀现的小店门口有张告示：“店内工具和针线包免费使用；提供气泵气筒免费给各种球类充气。为70岁以上老人及残疾人修鞋半价，80岁以上修鞋免费，上门服务；为年轻人免费提供网络。”不仅如此，他还为80岁以上的老人和残疾人免费上门疏通下水道、修电器、换水龙头。只要老人有需求，他能连续几个小时地为他们干活。他的行为受到周边居民的夸赞。小区居民尤其是老年人看到他，都尊重这位常做好事的修鞋师傅，都愿意停下跟他多聊几句。

一次，李秀现到台东一家商店购买修鞋材料，偶然听到店主说起自家屋顶的排气扇和厨房水龙头都坏了，很是着急。李秀现闻讯很着急，把买料的事情抛到脑后，他对店主说，这些活他都会干。当天晚上，自家店里一关门，他就骑摩托车赶到台东，检查完排气扇和水龙头，找到了故障，回到家已是半夜。自此，李秀现和这位店主成了好朋友。

多年来，李秀现形成了晨练习惯，只要天气还可以，都是每天5点多就去北山公园练气功，打太极拳。当他发现练功场地不卫生时，就一个人把近千平方米的场地清扫干净，所有晨练的人无不称赞他的为人。

李秀现的店是微利经营，他的钱，都是靠修鞋三元两块积攒的，但为公益时，他却大手得很。距离修鞋店不远的紫荆花广场，是远近居民都喜欢锻炼身体的场所，人又多，找不到厕所成了烦心事。李秀现掏出2000多元，在自家店面后面焊接起了一间临时厕所，自己负责清理。之后，他又向社区提议在附近建个公厕，不久，一座公共厕所所在广场建成。

前些年，李秀现听到他店附近居民私家车里的东西时有失窃，他便自掏五千多元钱买了8个摄像头安装在路口。“当天下午5点多装的，晚上9点多钟就把砸车贼给拍进去了，派出所民警过来把录像拷贝带走，很快就以此为主要证据抓住了小偷。”我很开心，因为这算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。”李秀现还安装了网络，并公开了密码，让小区居民免费使用。

李秀现在这里租房修鞋之初，小区路边还比较荒凉，他产生了一个想法，“种上树，让这



李秀现

里变得葱葱绿绿的那好啊！”于是，他买来树苗，一棵一棵地种，至今已种了100多棵。为方便给树浇水，他买了两个水泵，每天给树浇水也成了他的习惯。“其中有个水泵坏了，这个是刚换的。”李秀现指了指新水泵，憨厚地笑了。

这一带周边多年没有路标，李秀现看到行人找不到路标来回转圈着急的样子，一直想自己做一个路标。事情有巧，搞绿化的工人施工时挖出一个埋在土里的正规路标，他付钱联系找人、找车，把路标竖了起来。这一带当时没有路灯，他值此机会一并安装了两盏路灯，从此照亮了周围的几百米夜路。

小区的垃圾桶在二楼平台上，一到恶劣天气，被风吹起的垃圾刮得满地都是。李秀现雇车买来大铁皮、角铁，自己动手焊接，做了个围栏，从此再遇刮风下雨，垃圾不再到处飞，给环卫工人减轻了很大负担，也保证了周边环境环境卫生。

李秀现的妻子侯元辉说：“开始我不支持他这样干，给别人干活一分钱不要，有时几百块钱的白白地丢了，让人心疼。他就劝我：对人家好就是宝，就是财富，家里也一定会好的。现在每天过得开开心心的就很好。我也想通了，我愿意跟老李一起在青岛住下去。”现在，李秀现一家住在自己购置的套二房子里。这位农村汉子，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，成了新市民。

李秀现的好事没有白做，他曾经被评为“青岛文明市民”，又被评为“山东好人”，此后，还获得过“中国好人”的提名。他已经融入了这个城市。这里就是他的家。

■生活秀

六旬菜农李延崔

□阿占

每个人都有创造的潜能，再小的手艺也可以构成美。比如，李延崔卖菜呈现的就是一个美学的标准流程。

在青岛延吉路农贸市场，六十岁的菜农李延崔像一颗淹没在人群里的黑点。他从不开口叫卖，站在菜摊后面，甚至还有点腼腆。

菜摊却是一派葱翠鲜活。十几个尺寸相同的铁盆里，摆着码好的各种蔬菜，哪一盆卖空了，赶紧再一棵一棵地仔仔细细放上去。

在摘掉黄叶这件事情上，李延崔绝不手软。菜一定都是绿的；其次，菜一定要码好了再卖——每天早上五点出摊以后，他就开始不停地维护这两个标准。

油菜五棵成一排，一层层，整齐地码成一个小山堆。盖菜同样如此。苦瓜也不例外，所不同的是，底部多，越往上越少，呈金字塔造型。我甚至觉得李延崔的菜美如五言七律，讲究平仄，一韵到底。

而且，胡萝卜一定要带着绿莹莹的缨子，等买的人挑好了，上秤前再砍掉。为什么不跟其他菜农一样事先把胡萝卜缨子砍掉？筐子里能多装一些，而且还能节省现场售卖时的麻烦。李延崔说，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。一是带缨子拉过来能使胡萝卜的新鲜度更持久些。二来嘛，水灵灵的好看。

李延崔就是要卖好看的菜，据说这是他年轻时养成的习惯。“年轻时，跟着村里的老人出来卖菜。装筐之前，先用绳子把菜捆好，再一捆捆码放到竹筐里，把竹筐绑在自行车后座上，一路上再颠，菜也不乱。”

他说他看不得菜受搓揉。他还说那些年，青岛的齐东路、无棣二路、延吉路菜等大市场都跑遍了。

“现在的热销菜标准跟十年前完全两个样。以前，菜的个头越大价格越高，现在反倒是菜心价格高，大的卖不上好价钱。”他说。

李延崔的菜，均价比其他菜摊略高，但不愁卖，因为老顾客都知道，他的菜全部产自城阳夏庄西宅子头，都是他和邻居一起种的，吃了才拿出来卖。由于菜品新鲜，李延崔几乎每天都能卖光300斤菜。晚上收摊回家，邻居们已经把第二天要卖的菜整理好了，20年来已经数不清有多少邻居做了他的供应商。



菜农李延崔。阿占/图

油菜是李延崔的四季主打菜，他家有三分地种油菜。“油菜忙活人，一个半月长成后，割完一茬就得赶紧撒种，一年四季都闲不着。”

一到秋天，南方油菜大量上市，青岛本地油菜因为高价不占优势，这个时候，李延崔码菜的好习惯派上了大用场。“现在的人讲究，多花几块钱，也要买个养眼。”

在他的生意经里，凡是摊位打理上花了心思，顾客在菜市场转一圈就能立刻作出比较。另外，他不像有的菜农，坚决不吃自己卖的菜，而自己吃的菜又绝不会拿出来卖——他是也种也吃也卖。一方土地里长出来的，一种汗水浇灌大的，哪有里外？

为了迎合顾客的求新心理，李延崔的菜摊上也有秋葵的影子。当有人问及秋葵如何食用时，李延崔竟然会说出“上网搜一下就知道了”的时髦话。原来，文化程度不高的李延崔背后有个“枪手”，那就是自己的儿子。

“儿子会在网上查询有啥稀罕菜，然后买来种子进行种植。他跟我种地不同，好像非要种出个花花样来才高兴。”

至于怎么个“花花样”，李延崔也说不明白。他只听说儿子要开网店卖蔬菜，还起了个好听的名字，“清新一族，菜农特供”。

李延崔说，儿子的梦想是在市区开个线下体验店，他的梦想就是种好家里的三分地。关于“线下体验店”这个术语，他是支支吾吾了好久才说明白的。